欒城全集錄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後學儲欣

子由之文曰欒城集者五十卷自嘉祐迄元符所著皆在焉奏議及各體古文蔑弗具又二十四卷曰欒城後集皆元符末載蒙恩北還卜居潁川作也之二集間有放失别刻第三集收拾之又進論進策十二卷集最後筆最處先皆少作云題曰應詔凡子由所手訂者如此人之言曰眉山父子兄弟之文逮子由

而薄唐宋諸大家魁宏奇怪不可方物之氣逮子由而衰余竊謂子由之文好淡好紆淡似薄而實非薄也紆似衰而實非衰也文章利病唯老於文者辨之章句之徒能乎哉欒城生平立朝本末與東坡頡頏上下學者所共知予是以不論論所弗籍甚人口者欒城篤於風誼事歐陽公如父夫人如母與其子姪相愛如親弟昆性沉靜寡言而於秦黄數公肝膽傾

吐毅然有古人之烈此可謂有道君子矣假令欒城
而在予雖爲之奉杖履厠賓客從游之末所忻慕焉

宋史潁濱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庭之事尤切老臣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去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徙大名神宗立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

假貸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是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此常平舊法公誠舉而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當徐思之既逾月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轍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爲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竄典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議試士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徐議元祐五年以後格式未晚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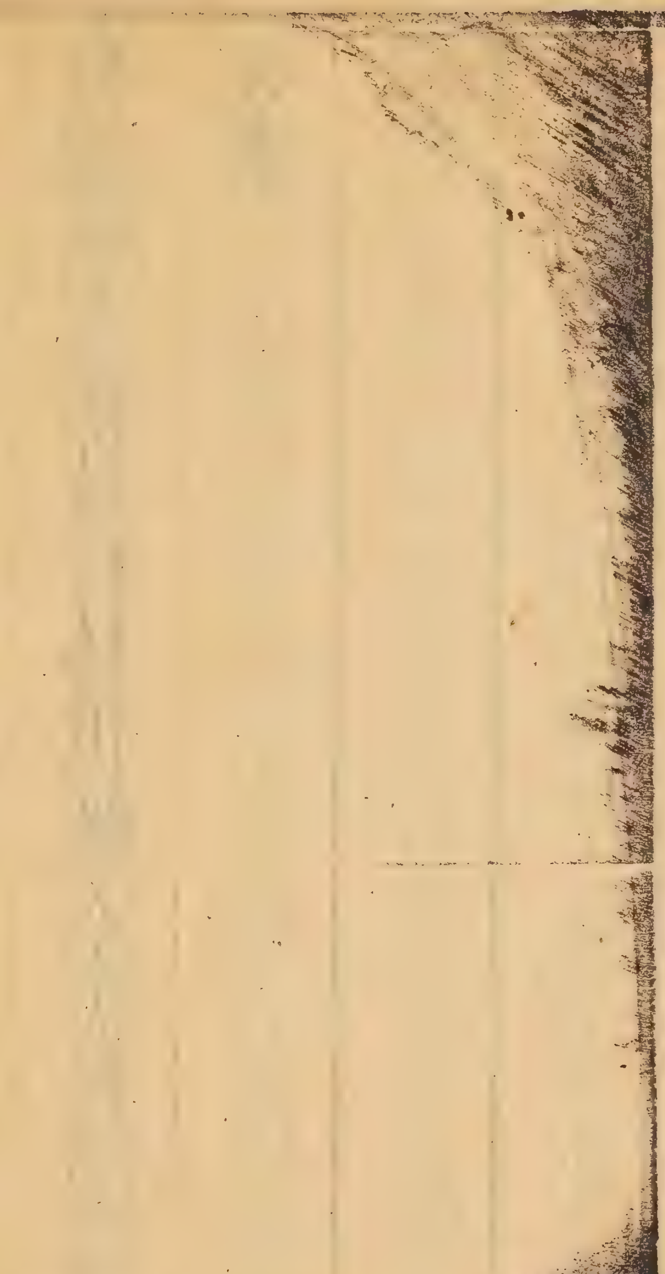
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爲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乃欲取而回之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於算也尋又言數十年以來利權分而用度無藝願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

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從之惟都水仍舊朝議以元豐吏額冗濫命轍量事裁減轍曰此羣吏身計所係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缺者勿補不過十年羨額當盡矣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爲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云云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言大臣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因弊修法以安民靖國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相繼求和朝廷許約地

界久之不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
背約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
育誼不從轍又面奏云云會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境殺人三日
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
大臣議轍與呂大防劉摯極辨用兵曲直復上奏曰此非西人之
罪皆朝廷不直之故臣欲詰責帥臣生事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
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
封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
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恐朝廷自是不

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淸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淸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聖人之孝也且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知袁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頴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卒年

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高處殆與軾軋其使契丹也館客能誦其茯苓賦及洵軾文云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居許時乃成編又有欒城文集並行於世既入黨籍詔毀三蘇文三子遲适遜族孫元老



[illegible]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録目次

賦 原正集第十七卷

黃樓賦 并序

銘 原正集第十八卷

彭城漢祖試劍石銘 并序

書 原正集第二十一卷

上皇帝書

書 原正集第二十二卷

上樞密韓太尉書

答黄庭堅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記　原正集第二十三卷
齊州閔子祠堂記
記　原正集第二十四卷
東軒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黄州快哉亭記
序　原正集第二十五卷

古今家誡序

祭文　原正集第二十六卷

祭歐陽少師文

祭范蜀公景仁文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吳　昌寧蒼全校

賦原正集第十七卷

黃樓賦并序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於濟，南溢於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

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有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

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辭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横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爲海。舞魚龍於隍壑。閱帆檣於睥睨。方

飄風之迅發震鼙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横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樓流椑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潭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憑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斾斾畫阡陌之縱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背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

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駢洲接蒲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烟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淼漫古汴入焉淮爲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湧于青壁陰氛爲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栗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

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郊墟，蓋將問其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盃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推扶而出。

有秀句

彭城漢祖廟試劍石銘 并敘

漢高皇帝廟有石高三尺[redacted]寸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熙寧十年蜀人蘇軾爲彭城守弟轍寔從入廟觀石而爲之銘曰

維漢之興三代無有提劍一呼豪傑奔走厥初自試山石爲剖夜斷長蛇旦泣神母指揮東西秦項授首歘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將之山嶽頹仆用巨物靈不復凡手武庫焚蕩帝命下取歸然斯石不尚有舊

上神宗皇帝書

臣官至疏賤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竊自惟雖其勢不當進言至於報國之義猶有可得言者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羣議使臣得不遂棄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報爲日久矣今者陛下以聖德臨御天下將大有爲以濟斯世而臣材力駑下無以自效竊聽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懲創前事不復以聞則其思報之誠沒世而不能自達是以輒發其狂言而不知止臣聞善爲國者必有先後之次自

其所當先者爲之則其後必舉自其所當後者爲之則先後並廢書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邇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遠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厭其近務先從事於高遠不知其不可得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以爲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田蕪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遠人而德不足則心勞而無獲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則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啟矣欲來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勢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雖彊求而不獲也臣愚不肖蓋嘗試妄論今世先後之宜而竊觀陛下設施

之萬一以爲所當先者失在於不爲而所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爲信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爲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以恭儉凡古之帝王曠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爲而不成無欲而不遂今也爲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適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曉疑其先後之

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爲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破壞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衆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乘其荐饑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沿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

泰然不以爲憂以爲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虜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能繼也其終卒致於廢黜謀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朞年之前而罷之於既發之後豈以爲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以善其後爾且夫財之不足是爲國之先務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異類是極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轉漕之吏使備沿邊三歲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爲未也何者秘府

說穿

又駁落府

之財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爲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已也蓋善爲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物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財者車馬也事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坂險而馬不躓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僅能以自完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弊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爲方今

之計莫如豐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未去雖求財而益之財愈不足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得也故臣謹爲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吏之說曰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爲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爲守令入以爲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貫一人去之一人補之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

官士之來者無窮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壞浸淫分散不復其舊是以吏多於上而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盡來者已至塡咽充滿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進下慕其上後慕其前不愧詐僞不恥爭奪禮義消亡風俗敗壞勢之窮極遂至於此夫人情紓則樂易樂易則有所不爲窘則濫亂濫亂則無所不至今使衆人相與皆出於隘足履相躡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進又將禁其奔走而爭先者苟將禁之則莫如止來者而闊其隘今也驅市人而納之不勝其多也設險於中塗而艱難之

太平盛事反以此爲蠹耶蓋反而觀之使天下爲士者皆舍其舊而爲農工商

是以法愈設而爭愈甚。惟陛下以時救之。下哀痛之書。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與之更立三法。其一使進士諸科。增年而後舉。其額不增。累舉多者。無推恩。其說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勝數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擇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輕爲士。爲士者。皆其修潔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爲吏者也。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羣起而趨之。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捨其舊而爲士者也。爲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舉今世所謂居家不事生產。仰不養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擾州縣。造作誹謗者。農工商賈不與也。祖

〇濫〇恩〇官〇削

賈轉以爲辛乎亦過論也已

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亂創制立法功業卓然見於後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萬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則過之無足怪者取之至少則人不敢輕爲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選人也故爲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後無實之士將不黜而自滅且夫設科以待天下之士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彼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棄則是以官狗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勩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爲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又

但任嫡長子一人而其餘無復及焉此貴者所不樂也然所任之人得以世官而世食朝廷之祿澤至渥矣故门可以無憾矣茅評以爲未喩者非

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憐其老也如憐其老而已則曷爲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爲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牧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爲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爲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齒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爲多而不可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爲不

然主大計者必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
心不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則事
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遺而情僞必見今則不然舉四海之
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
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
夫天下之財下自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鉤較足以爲不失矣然
世常以轉運使爲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後已夫苟轉運使
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不責成於吏者豈三
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爲天下之財其詳可分於轉運

要著

使而使三司歲攬其綱目既使之得優游以治財貨之源又可頗損其吏以絶亂法之弊苟三司猶可損也而百司可見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謂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謗者也今且將行之臣非敢犯衆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爲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變者也而仁宗之世則損之三載而考績無罪者遷其官自唐以來亦未始有變者也而英宗之世則增之此二者夫豈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爲吏多而欲損者天下之公議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計也以私計而怨公議其爲怨也不

直矣是以善爲國者循理而不卹怨非不卹怨知其無能爲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嘗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此轉倍交骨）爲吏者捐其生業棄其田里以盡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積勞者久而不得遷去官者久而不得調又多爲條約以沮格之減罷其舉官破壞其次第使之窮窘無聊求進而不遂此其爲怨豈減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將不免然使新進之士日益多國力匱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後其患必有不可勝言者故臣願陛下親斷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漸於衰少則臣又將有以治其舊吏使諸道職司每歲終任其所部郡守監郡各任其屬曰自今

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年皆自上鈞其輕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發則與之同罪雖去官與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其爲惡也著矣而上不察則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雖與之同罪而不過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終身苟其有罪終身鈞坐之夫任人之終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歲終而無過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請得以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雖聖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雖衆人能之今也任之以聖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辭矣而況任之以衆人之所能顧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則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

宋兵所以冗者有二一建都汴梁無險可守也一太祖以後師出無功也無險而恃兵是養百萬之師僅

必皆按曰是無損於我而徒以為怨云爾今使其罪及之其勢將無所不問陛下誠能擇奉公疾惡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則其以私罪至某贓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復過誤適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歸終身不齒使姦吏有所懲則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蕩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

是當舉秦十百人之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太宗嘗未之聞乎且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軍之卒沒世不復太宗好大喜功師徒撓敗銳勢已成不得不益兵屯衞然而兵冗自此始矣

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爲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爲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邊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

用間亦行師之一節而此書特重言之

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業等五人使備西羌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

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綵夫百餅之茶數束之綵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藉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旣

擇將而厚之以財此最是要著如李牧守邊日擊牛享士而士不得試一試即成非常之功此能絡人心之

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彊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

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人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費之說曰世之冗費不

（眉批）效也然非軍市租皆輸幕府亦復何所資以致其籠絡是知能擇能厚馭將莫要于此矣問[謀將其二]

可勝計也。請言其大。與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類推之。臣聞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窮。事至而後謀則害於事。恩窮而後遷則傷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時。宗室之衆無幾也。是以合族於京師。久而不別。世歷五聖。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無親疏之差。無貴賤之等。自生齒以上。皆養於縣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窮者也。然而未聞所以謀而遷之。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

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窮之心則百世之祖皆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其不可故爲之制七廟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秋之祭不與焉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祿秩之數遷敘之等黜陟之制任子

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夫自王而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

有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啟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竊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陛下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雖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非得已也太祖固曰不出數十年民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

尤難矣

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郡之卒弊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饑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願更爲之法舉今每歲所運之數而

此法可用

四分之其三即用舊法官出船與兵而漕之凡皆如舊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過免其商稅能以若干至京師而無所欺盜敗失者以今三司軍大將之賞與之方今濵江之民以其船爲官運者不求官直蓋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校若得其

羸以自潤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爲軍大將以此推之宜有應募者其一官自置場而買之京師京師之兵當得米而不願者計其直以錢償之夫物有常數取之於南則不足於北捨之於東則有餘於西此數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買之其始不免於

官與民市而又以詭譎施之可乎

貴貴甚則東南之民傾而赴之赴之者衆則將反於賤致賤必以貴致貴必以賤此亦必然之數也故臣願爲此二者與舊法皆立試其利害而較其可否必將有可用者然後舉而從之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聞富國有道無所不卹者富之端也不足卹者貧之源也從其可卹而收之無所不收則其所存者廣矣從其無足

卹而棄之無所不棄則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議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富而顧區區之用此有司之職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說之行於天下數百年於茲矣故天下之費其可已者常多於舊臣不敢遠引前世請言近歲之事自嘉祐以來聖人迭興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遷其官天下郡守職司再補其親戚自治平京師之大水與去歲河朔之大震百役並作國有至急之費而郊祀之賞不廢於百官自橫山用兵供億之未定與京西流民勞徠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給而宗室之喪不俟歲月而葬臣以此觀之知朝廷有無足卹之義臣誠知事之既往無可爲者然苟自今

從其可卹而救之則無益之費猶可漸減此又去冗費之一端也臣不勝拳拳私憂過計爲是三冗之説以獻伏惟陛下思深謀遠聽斷詳盡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矚臣之所陳何足言者然臣愚以爲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後天下將益衰耗難以復治陛下何不講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擇任賢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後責其成績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從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則皇皇而不樂今雖不能使之盡久然至於諸道之職司三司之官吏沿邊之將佐此皆與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將責成之而不久其任開其源者不見其流發其謀

以必成要之

者不見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誠擇人而用之使與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協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爲此猶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惡同而好異疾成而喜敗事苟不出於己小有齟齬不合則羣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屬吏歲終而無過此其勢必將無所不按得罪者必將多於其舊然則天下之口紛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當衆將羣指以罪法一不當不能動不幸而至於再三雖上之人亦將不免於惑衆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衆而持之者不堅則法從此敗矣蓋

汲要之

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因以耜田爲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實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則不在此苟陛下誠以爲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議使良法不廢於中道如此而後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財得以日生而無害百姓克足府庫盈溢陛下所爲而無不成所欲而無不如意舉天下之衆惟所用之以攻則取以守則固雖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國宥之則爲漢文帝不宥則爲唐太宗伸縮進退無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勝憤懣越次言事雷霆之譴無所

逃避臣轍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書

此書當熙寧之初介甫未用事言利之害未著明故子由上書灑灑萬言一切以豐財爲主然介甫務求財而益之雖白日攫人亦所不顧而子由第欲去其事之害財者此即邪正之分君子小人之所以判與

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

品藻

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亦疎蕩有奇氣

答黃庭堅書

轍之不肖何足以求交於魯直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踈讀君之文誦其詩願一見者久矣性拙且懶終不能奉咫尺之書致慇懃於左右乃使魯直以書先之其為愧恨可量也自廢棄以來頽然自放頑鄙愈甚見者往往嗤笑而魯直猶有以取之觀魯直之書所以見愛者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然則書之先後不君則我未足以為恨也（俯仰自作）比聞魯直吏事之餘獨居而蔬食陶然自得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無酒嵇無琴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

有不安者矣獨顔氏子飲水啜菽居於陋巷無假於外而不改其樂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今曾直日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而猶以問人何也聞曾直喜與禪僧語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漸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時自重

有見道語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于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祠頃未嘗廢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蕪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伐其松栢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

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弃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唯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忼慨氣節凛然公之行已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公盛德厚道事錄之

原正集第二十三卷

齊州閔子廟記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鳩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

衞之閒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衞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際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

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亦確

記

原正集第二十四卷

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

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肎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

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復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結頓挫有餘悲

風流在摩詰樂天之間

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

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
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
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
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
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
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
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
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
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

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小品之冠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

訓詞

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

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反掉佳

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

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爲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以致其意旣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

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

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後人即未讀孫公書而此序亦足以發之矣

祭歐陽少師文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予心。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特，文律頹毀。奇邪譎怪，不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荊棘，斥棄羙哉。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

棄。踽踽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

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豗。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

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訴俳。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

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

衰。屢告遲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

於頴。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

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

遄臻。嗚呼。公之於人。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

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

劇易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時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毁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蝨賊當之以身力言

不從遂致爲臣閉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旣消衆正當伸有欲援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潁潩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鐘律旣成旣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忠之不䘏而唯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享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姒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惸惸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丘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旣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元祐十年淸宴寔司馬公開先結叚有識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一終

宋蘇欒城先生全集錄目次

狀書 原正集第三十五卷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書一狀附

爲兄軾下獄上書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六卷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乞選用執政狀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狀 原正集第三十七卷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

狀書 原正集第三十五卷一

制置三司條例司論事狀

轍頃者誤蒙聖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强從事，而才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諭，每獻狂瞽，輒成異同，退加考詳，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復一言。竊見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農田水利、與徭役利害，以爲方今職司守令，無可信用，欲有興作，當別遣使。愚陋不達，竊以爲國家養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內，興利除害，豈待他人？今始有事，輒

特遣使使者一出入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議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實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謂功效可以立成人懷此心誰肯徒返爲國生事漸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饋之煩民受更張勞擾之弊得不補失將安用之朝廷必欲興事以利民轍以爲職司守令足矣蓋勢有所便衆有所安今以職司治民雖其賢不肖不可知而衆所素服於勢爲順稍加選擇足以有爲是以古之賢君聞選用職司以責成功未聞遣使以代職司治事者也蓋自近世政失其舊均稅寬卹每事遣使冠蓋相望而卒無絲毫之益謗者至今未息不

知今日之使何以異此至於遣使條目亦所未安何者勸課農桑墾闢田野人存則舉非有成法誠使職司得人守令各舉其事罷非時無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賦不奪其力不傷其財使人知農之可樂則將不勸而自勵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將使使者何從施之議者皆謂方今農事不修故經界可興農官可置其觀職司以下勸農之號何異於農官嘉祐以來方田之令何異於經界行之歷年未聞有益此農田之說輒所以未諭也天下水利雖有未興然而民之勞佚不同國之貧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國之富以興水利則其利可待因民之勞而乘國之貧以興水利則其害先

見苟誠知生民之勞佚與國用之貧富則水利之廢興可以一言定矣而況事起無漸人不素講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將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實無可告者不得於官吏必求於民不得於民其勢將求於中野輿事至此蓋已甚勞此水利之說輒所以未論也繇役之事議者甚多或欲使鄉戶助錢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或

總揭三條

欲使品官之家與齊民並事此三者皆見其利不見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捨此不用而用浮

泯不根之人輙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逃之弊今國家設捕盜之吏有巡檢有縣尉然較其所獲縣尉常密巡檢常疎非巡檢則愚縣尉則智蓋弓手鄉戶之人與屯駐客軍異耳今將使雇人捕盜則與獨任巡檢不殊盜賊縱橫必自此始輙觀近歲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鄉戶舊法革去無餘雇人之責官所自任且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收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欲取庸蓋天下郡縣上戶常少下戶常

多少者徭役頻多者徭役簡是以中下之戶每得休閑今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助役上戶則便下戶實難顛倒失宜未見其可

請

然議者皆謂助役之法要使農夫專力於耕藉觀三代之間務農最切而戰陣田獵皆出於農苟以徭役較之則輕重可見矣城郭

破官自雇之說

人戶雖號兼并然而緩急之際郡縣所賴饑饉之歲將勸之分以助民盜賊之歲將借其力以捍敵故財之在城郭者與在官府無異也方今雖天下無事而三路芻粟之費多取京師銀絹之餘配

破均役城郭之說

賣之民皆在城郭苟復充役將何以濟故不如稍加寬假使得休息此誠國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議者不究本

末徒聞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遂欲使衣冠之人與編戶齊役夫一歲之更不過三日三日之雇不過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下無得免者以三大戶之役而較之三日之更則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復加哉蓋自古太平之世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史賤吏既用其力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以爲責之以學而奪其方用之於公而病其私人所難兼是以不取（至情至理）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且州縣差役之法皆以丁口爲之高下今已去鄉從官則丁口登降其勢難詳將使差役之際以何爲據必用丁則州縣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則官戶之役比民爲重今（拜千勢亦行不去）

朝廷所以條約官戶如租佃田宅斷買坊場廢舉貨財與衆爭利
比於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與民皆役則昔之所禁皆當廢罷罷
之則其弊必甚不罷則不如爲民此徭役之說轍所以未諭也轍
又聞發運之職今將改爲均輸常平之法今將變爲青苗愚鄙之
人亦所未達昔漢武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力不能支用
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雖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足
然而法術不正吏緣爲姦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學者爭
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世
此論復興衆口紛然皆謂其患必甚於漢何者方今聚斂之臣才

智方略未見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壞規矩解縱繩墨使得馳騁自由惟利是嗜以輙觀之其害必有不可勝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說甚美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苟誠止於此則似亦可爲然而假以財貨許置官吏事體既大人皆疑之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以變易矣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敗折亦不可期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然後使民各輸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

復如前然則商賈之利何緣可得徒使謗議騰沸商旅不行議者不知慮此至欲捐數百萬緡以爲均輸之法但恐此錢一出不可復還且今欲用忠實之人則患其拘滯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則患其出沒難考委任之際尤難得人此均輸之説轍所以未諭也常平條勑纖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舊制不過以時歛之以利農以時散之以利末歛散既得物價自平貴賤之間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雜以青苗逐路置官號爲提舉别立賞罰以督增虧法度紛紜何至如此而況錢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歛之則結怨於民捨之則官將何賴此青苗之説轍所以未諭

也凡此數事皆議者之所詳論明公之所深究而轍以才性朴拙學問空疎用意不同動成違忤雖欲勉勵自效其勢無由苟明公見寬諒其不逮特賜敷奏使轍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選賢舉能以備僚佐兩獲所欲幸孰厚焉

利害若別黑白後此排新法者總莫能出其範圍〇子由此時官居條例身在事中此狀皆商量計較之辭非有水火之爭也疑若可以開介甫之愚而破其執然卒無補于事者惹呂惠卿之狂毒中之深矣欲求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諒哉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討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為大臣之義。皆當為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為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

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討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寛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

挈起

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
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
伏○筆
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
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
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
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
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
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

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寃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市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

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彊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旣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

地戎人徼勸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已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

歸○宿○警○策○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

平○列○

文細剖○分

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為意此臣

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惸之民奮爲羣盜侵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

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廹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

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矦樂昌矦平恩矦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安石屢以去要君足知三悔之說發于神宗本心之明矣導之以其所明則易動此諫法也前後披拂雲蒸霞起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畫一狀附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聞德音九品賤官自此始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賤之人篤信寡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遍舉指顧而定矣既而誤蒙恩澤受職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疑之伏惟陛下天生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謀慮措置曾何足云自頃歲以來每有更張民率不服蓋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而公私並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

官吏勞苦患其難行下則衆庶愁歎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陛下之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三年以來陛下屢發英斷廢罷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道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饑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獨爲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將以堯舜之隆平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舊而

不改將遂代之在咎此臣之所以爲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
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饑困盜賊滿野疆場未
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餉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
臆測之辭仰據此發論
效斷可見矣然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
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
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時作膏澤洋溢百穀奮
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
如使密雲不雨旣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
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

之今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饑渴與民一新罷此四事青苗之旣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旣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復差役以罷免役之條通商賈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朞年而觀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竭誠有一事以憂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天威伏俟鈇鉞臣轍誠惶誠恐昧死上書

謹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爲易見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無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則有功言其非則有罪是以畏避鉗默不敢正言臣今謹采衆議人所共知灼然可見者畫一開坐如後

一議者皆謂富民假貸貧民坐收倍稱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權而濟貧民緩急之求貸不異於民間而息不至於倍稱公私皆利莫便於此然公家之貸其實與私貸不同私家雖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別無條法今歲不足而取償於來歲米粟不給而繼之以芻藁雞豚狗彘皆

便一 二 三 四

可以還債也無歲月之期無給納之費出入閭里不廢農作欲取即取願還即還非如公家動有違礙故雖或取息過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貸青苗責以見錢催隨二稅隣里相保結狀請錢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費百端一有逋竄均及同保貧富相追要以皆斃而後已朝廷雖多設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實無益也

一年强半在城中坐此

一議者又謂平時差役破壞民家一夫爲役舉家失業故使逐戶出錢官爲雇人謂之免役出錢雖多而民免於破家之患以此爲說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專以錢近世因其有無各聽其便有力而無財者使効其力有財而無力者皆得雇人

透安石所作豈唯不曉世故兼似目不識丁

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勞而具今也一槩其自有之力而一取於錢民雖有餘力不得效也於是賣田宅伐桑柘鬻牛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錢者官之所爲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錢以權天下之貨下出米粟布帛以補上之闕上下交易故無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責民出錢是以百物皆賤而惟錢最貴欲民之無貧不可得也至如京師百司郡縣刑法之吏無祿而役爲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雖曰有祿而事簡吏少勢或易供非如今時員數穢多不可供億況三代兵出於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給若又兼舉大費爲力實難然議者以爲給之以祿然後可責之

以廉蓋朝廷選吏之精必不如擇官之愼祿吏之厚必不如祿官之多今愼擇多祿之官猶不免於貪而況於吏人乎且昔之爲法也計贓得罪無祿者減等今用倉法則吏之得罪反重於官顚倒失宜尤爲未可若朝廷誠患吏貪但使官得其人則吏之受賕自有分限若猶未也則雖重祿深法不能禁矣

一議者又謂三代之盛兵出於農故團結伍保以寓軍令朝廷喜其近古亦謂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於官官之所以養之者厚故出身爲兵而無怨今民買田以耕而後得食官之所以養之者薄而欲責其爲兵其勢不可得矣蓋自唐以來民以租庸調與官

而免於爲兵今租庸調變而爲兩稅則兩稅之中兵費已具且又
事之已○
有甚者民之納錢免役也以爲終身不復爲役矣今也既已免役
然者已○大頗擾失信于民○又可增○甚
而於捕盜則用爲耆長壯丁於催稅則用爲戶長里正於巡防則
用爲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將何以堪之且其爲巡兵弓
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壯既出老弱守舍盜賊乘間如入無人之境
而其上番之期又不過旬日坐作進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
而反往來道路勞弊何益至使盜賊縱橫官吏蒙責嘯聚羣黨攻
剽州縣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賣劍買牛今也使之棄其
農具而置兵器小民無知緣以爲惡良民之畏事者一入而終身

不得脫姦民之好權者一補而終身不得免其爲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一議者常患百貨輕重制在富民少則貴賣以取贏多則賤賣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賈難通於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貴賤有司誠守此議不更別有所營則雖繁碎難行然亦未深害民今自置市易無物不買無利不籠命官遣人販賣南北放債取利公行不疑在絕利源不與民共覩其指趣非復制其有無權其輕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業商旅不行空取專利之名實失商稅之利國體卑辱海內離心巍巍盛朝何苦於此况復小民好利類無遠見爭取官

債以救目前欺謾父兄妄引抵當期限既迫逃竄無所父子離散行路咨嗟奈何爲此陷穽誘而納之也至於姦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爲利泉幣一散汗漫難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竊聞朝廷近日將議窮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買賣百物猶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藥喉舌破敗胸腹脹滿知其非矣然且閉口不吐安坐切脈廣求方書其於速愈之術疎矣

右臣所陳畫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衆庶共知朝廷清明豈有不

察若誠有意改易非復難行但朝出一紙詔書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積弊或在列國或在四夷欲議改更恐其動搖海內故且維持含養苟且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則已衆所係望勢難久留而私自顧戀遲遲不決以失天下之心臣竊不取也愚惷之人志在憂國言詞激切干犯典刑區區寸誠甘俟誅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旨

畫一四條可使瞽者復視瘻者復起然且以石投水者天也天禍人國賢者將如之何

爲兄軾下獄上書 書一首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過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

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

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

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

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

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

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寛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

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兄弟急難不可不存序長公所以得罪吐茹宜玩

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

右臣伏見皇帝陛下以至孝純仁承統踐祚太皇太后陛下以聰明睿智親攬庶政二聖協德以幸天下曾未朞歲而做事稍去寛政復行元元之民免於流離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內釋然無意外之憂不勝幸甚伏惟陛下恭儉祗畏發於天性猶復選於羣臣增廣諫員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聞風相慶臣實何人得於今日備位於此然臣聞帝王之治必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皆自棄而為惡中人自勉於善

○標○題○

則人主耳目衆多易與爲治中人自棄於惡則臣下朋黨蕃殖易以爲非蓋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者也昔眞宗皇帝臨馭羣下獎用正人一時賢儁爭自託於明王孫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後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朝多正士謂雖懷姦慝而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卽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當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卽至隨輒屛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

大過失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從風而靡則風俗之變於此見矣是時惟有呂誨范鎮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無一人復正言者天佑皇室啓廸聖德臨政未幾而以言路為急天下竦然思見祖宗遺俗然臣自至闕廷聞臺諫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不黜責臣不勝憂疑夫朝廷所以待臺諫者不過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幾密人主所當獨聞須至留中外並須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紀綱使無廢職業下所以全人臣之名節使無負公議若

當而不行不當而不黜則上下苟且廉恥道廢風俗衰陋國將從之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則聽其言有不當隨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罷使風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於上羣臣肅雍於下則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闗切治體之言明神宗奏疏如山不一省覽遂致亂亡所謂風俗衰陋國將從之也悲夫

乞選用執政狀

右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乞斬程元振郇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財幸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夷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爲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時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虜交趾瀘蠻嘗擾邊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已無爲責成于執

歷詆政府至司馬溫公呂申公猶不得免然則更欲得何人而任之

政大臣大臣又皆媮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遠甚陛下以爲蠻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盜所畏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險佞刻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疎行汙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祿固位安能爲有安能爲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絕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議

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輒罰銅門謝爲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爲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爲丞相至于受遺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托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才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顧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爲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卽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贊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

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嗤笑以爲口寔而朝廷輕矣先帝時有司屢言縝等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于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其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爲至艱至危之時早賜免罷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臥天下無事

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黜降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
次奏請伏閤力爭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
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
賜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予由一作可諫臺閣風生而鞹擊二相尤風采之最先著者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其斯之謂歟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右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勵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

鐵茶

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道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於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

老首已陷其
刑矣

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已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案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罪也夫爲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確等皆碌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

廷將取其德則不聞其孝弟可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經術可師徒以悅媚上下堅固寵祿陛下何不正確纘之罪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纘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臣不勝狂愚忘身爲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纘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爲恨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任重責重卽孟子恥立人本朝之旨不易之論也自處無過使

先帝獨被惡名凜然春秋誅意之筆〇較前狀更次骨

乞招河北保甲充役以消盜賊狀

先破惜財之見

右臣聞薄賦斂，散蓄聚，若以致貧，而民安其生，盜賊不作，縣官食租衣稅，廩有餘粟，帑有餘布，久而不勝其富也。厚賦斂，奪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無窮，大者亡國，小者致寇。寇盜一起，盡所得之利，不償所費之十一，久而不勝其貧也。臣未敢遠引陳勝、吳廣、龐勛、黃巢之類，只如淳化中李順，慶曆中張海等，熙寧中廖恩，此數火盜賊，計其燔燒官寺，劫略倉庫，以至發兵命將，轉輸糧食，耗失兵械，募士賞功之費，大率不下數百萬貫，但得事了，豈敢言費。然方其未發，有能建言乞捐數十萬貫以消其變，則上下爭

執如惜支體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之通患也故臣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十萬貫上以爲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爲社稷消患於未萌伏願陛下權禍福之重輕較得喪之多少斷而行之毋使有司吝於出納以害大計河北之民喜爲剽劫所從來尚矣近歲創爲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一夫在官一家資送窮苦無聊靡所不至椎埋爲姦十人而九號爲保甲莫敢誰何若更一年不罷則勝廣之事可立而待也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爲盜今河北寇賊成羣訪聞皆是保甲餘黨若因之以饑饉則變

故之作不可復知近歲富弼知青州是時河北流民百萬轉徙京東弼既設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壯悍者為軍不待朝旨皆刺指揮二字其後皆為勁兵百萬之衆無一人為盜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猶能若此況陛下富有四海而元豐及內庫錢物山積莫可計數只如近日內降睿思殿金銀一色令別庫收貯者自約及百餘萬貫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備緩急支用不取於民聖算深遠非凡所及若積而不用則與東漢西園殘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於先帝聖德不為無損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

悍者爲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本州無闕則自近及遠或押上京不過一二萬人則河北豪傑略盡矣其間武藝絕倫舊日以補班行者押赴闕試驗有實即以補內六班之闕或以補本貫及鄰近闕額軍員但當嚴賜指揮候了日當遣人覆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聞先帝本謂保甲可用故欲隱兵於農以漸消正兵是以禁軍多有闕額今保甲既罷正使無事猶合補塡況如前所陳者惟陛下深察果斷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麥不熟事勢如此恐不可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亦見經濟

狀 原正集第三十七卷

乞牽復英州别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别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于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生死爲恨而流放以來迨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况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凡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更改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冤者臣與俠生平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

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耳目之官所以為君司聰明者賞善罰惡耳存此二則見公當

日贊襄不獨用罰也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右臣聞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耳氷炭不可以一器梟鸞不可以共栖共鯀皐繇不可以同朝顔回盜跖不可以並處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夫君子推誠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黨故易危正言而不諱故易間潔廉而不懷故易去小人則不然竊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結主知頑鈍無恥㚖詬無節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難誠使君子小人同處則小人必勝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已如蕕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馬光爲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淸德雅望賢愚

即此知調停邪正之說斷不可用

憤激

同敬至於韓縝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國皆有實狀可以覆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紛紜之論不可具載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縝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藥用茯苓烏喙合而幷食之陛下以為茯苓長年之功能勝烏喙殺人之毒乎

臣前後六上章論縝過惡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謂縝先朝舊臣不可不用則宜早罷光政事使縝自引其類布列于朝臣等亦嘗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雜處而君子終被其禍自古四夷內侮必於新故更代之際主少國疑之時故孝惠高后之世匈

奴桀驁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虜蓄謀安危未分折
衝禦侮專在輔弼去歲虜使入朝見纘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
此何意也虜誠見纘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令其爲
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竊笑耳啓姦辱國必始於是北虜地界之謀
出於耶律用正今以爲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當爾
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纘臣愚所未諭也伏乞檢臣前後章
疏下三省兩制雜議正纘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誣上
之罪謹奏聞伏候勑旨

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有高政者以下詳述地界事措非史材止

覺煩瑣節之

欒城先生全集錄卷二終